

南島戰歌

黃富和 著

南島戰歌

黃富和 著

南海出版公司
1995·海口

琼新登字 01 号

南岛战歌

黄富和 著

总经理 霍宝珍

责任编辑 王晓虹

封面设计 姚文

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海南狮龙照排制版有限公司排版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 9.3125 印张 19 千字

1995 年 7 月第 1 版 199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ISBN 7—5442—0542—8/I · 82

定价：16.00 元



作者简介

作者曾任海南行署主办科员，自治州党委副科长，乐东、澄迈、万宁县委宣传部长，万宁县政协副主席，写有《六连岭革命根据地斗争史略》一书。

内容提要

《南岛战歌》生动地记述第三支队与六连岭革命根据地人一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光辉事迹。故事扑朔迷离，妙趣生，有我军智取椰林寨；粉碎守备团的“山豹”计划；进大規模锄奸；百里破击战；日军“扫荡”与我军反“扫”；攻打万宁县城，护送李振亚副司令。正气纵横、惊心动魄，有奇特优美的传说和璀璨的民族风情，婚恋描写脱俗，感情细腻。

向在抗日战争中浴血奋战 英勇献身的烈士和死难者哀悼

巍巍六连岭是海南岛著名的革命根据地，作者出生在六连岭脚下，耳濡目染抗战的风云。《南岛战歌》生动地记述着六连岭抗日根据地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可歌可泣的事迹。值此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胜利 50 周年之际，我们谨借《南岛战歌》向在抗日战争中浴血奋战、英勇献身的烈士和死难者哀悼，并以此激励全县各族人民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同心同德，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改善生活，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万宁县委组织部
1995 年 3 月 20 日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 | 1 |
| 第二章 | | 46 |
| 第三章 | | 90 |
| 第四章 | | 122 |
| 第五章 | | 159 |
| 第六章 | | 257 |
| 尾 声 | | 289 |

第一章

—

白珠是椰子寨人，年方十九岁，正是美妙年华。她在风日里长大，气质粗犷高傲，身材苗条，姿态娴雅轻盈，整齐的刘海下面，不高不低嵌着一对大眼睛。这对大眼睛非常明亮，非常深透，射出一种热烈的光。她的眼神中有一种甜密的宁静，无论战争、苦痛、劳作，都不能对它发生丝毫影响，这是一个乐天派女子的眼睛。对于这样的女子，无论四周围起怎样大的风波，都不能吹皱她那静穆和平的内质，她两片薄而轻妙的嘴唇，抿着隐笑时，尤如莲花待放，碧水芙蓉，翠盖红裳。

白珠在幼小时，曾有过一刹那间既美妙而又传奇的经历。那是她在一岁半时，她妈妈抱着她到南蛇谷去割葵叶，这南蛇谷简直就是一个天然的动物园，在谷里的各种动物，争强好斗，弱肉强食。奇怪的是，古往今来，未曾发生过动物战争，生态始终保持平衡。不过，南蛇谷的南蛇，长得又大又肥，在谷中始终保持着称王称霸的地位。

南蛇谷的南蛇，具有一种天性的骗术，善于矫装打扮，把自己打扮得五颜六色，美丽极了。有黑斑南、花斑南、青绿

南、金南、银南……等等。这些南蛇，在谷中已经有了足够的吃物，故不曾外出伤害人畜。所以，这里的人，也和它们友好相处，未曾有过斩杀南蛇的事。

早晨过后，白珠的妈妈，抱着一岁多的白珠，急匆匆的到南蛇谷，在一颗大树下，便把白珠放在一条尤为胖女人大腿般粗的树根上，并对白珠说：“依坐在这里，妈妈割葵叶，乖乖的不要乱动。”

白珠嘴里正吃着妈妈给她带来的糕点。

白珠坐的并不是树根，而是一条矫装巧扮的青绿淡磷的绿树叶一般的南蛇。南蛇在闻到了异物的美味后，把头一扬，就把白珠含在口里，动作是那样的快捷，白珠发出的惊叫，使妈妈吓破了胆，不知所措。

南蛇在进美餐时，周围发生的一切事情，它都不理睬，就算是大敌临头，危在旦夕，它一样优闲地进它的美餐。这是南蛇的习性。

白珠妈妈看着白珠含在南蛇口里，那南蛇正使劲地把白珠往肚子里吞，妈妈心如刀割，她急中生智，她把手中的镰刀往南蛇的嘴角里直插，让南蛇吞着，加上她手里用力，南蛇越使劲地吞，口就越发裂开，待南蛇感到疼痛时，便抛掉一切伪装，把它那美女般身躯，用力摆动，龙腾飞跃，沉落在它身上的落叶被滚得凌空飞舞，由于南蛇用了内功之力，加上已被撕裂加大了的嘴巴，失去了控制力，白珠一下便从蛇口中喷射出来，万山县相传的“金龙吐珠”就是白珠一刹那就死里回生的经历。

二

金牛岭的鸡毛松、竹叶松，整齐而雄壮地耸立在山坡上，这些树的树梢，在明静的碧空中，映出整齐的轮廓线，象天幕一般展开着它们的铺张的多节的枝丫。

为迎接琼崖总纵第三支队的到来，白珠率领县政府的筹粮队，到椰林寨地区筹粮，黄雷来为她送行。

白珠和黄雷两个人，走在密茂的松林小道上，谁也不说话，默默地往前走着，凉风飕飕地扑面吹来，而此时他们兩人的心情，确热烈地翻动着。白珠真诚地爱着黄雷，她的一双碧水芙蓉的黑眼睛，静谧谧的看了黄雷一眼，她还从来没有体验过这种全身骚动的情绪。她的心情，象万里星空里悬着一轮圆大的月亮窥探着世界上的一切，觉得什么都是美好的。他们俩人，走到一颗大树下，停下了脚步，面对面地站着，眼睛深情地注视着对方，沉默……。突然他们伸开双臂，热烈拥抱在一起，这是心灵的交流，一股强烈的暖流，通过他们的全身，使他们沉浸于自己的自由和爱情中，他们的心充满醉意，欢乐、美好、甜蜜、幸福……汇成充满激情的河流，激动得脸上泛红，他们完全沉迷于自己的恋情，忘记世上的一切。

三

椰子寨的田野，静肃的沉睡着，没有睡觉的青蛙，在田垅间轻轻的唱着抒情歌曲，香水河水轻微地泛着波光，两岸

野花馨香，丛林野草，隐隐约约，天上无数的星星，正发散着亮光，闪着磷色的光辉，那浓郁而又清新醉人的空气，饱和着整个夜晚，夹着凉爽的微风，吹过宽阔的田野禾苗，吹过闪闪发着光亮的香水河，也吹过浑身发热的白珠俏俊而美丽的面颊。

夜是多么迷人，加上革命斗争的生活，白珠内心散发着无比的快乐。

这已经是第三个夜晚了。椰子寨的鸡，互相呼应的叫过了首遍。夜露已经铺满枝头，垂叶滚珠碧滴。白珠踏露披风，指挥运粮队通过香水河，运粮队每人挑着谷子，一个紧接一个往前走，天上的星星闪耀着浅蓝色的光亮，淡绿色的河水，从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石头间，缓缓的流过，战士和老乡们急促的脚步，踏水踩石而行，水花不时飞溅在战士们发热的脸上，格外觉得清凉。

椰子寨宽阔的田野间，似火龙般的火光，一串一串的闪耀着，那火光撕破了无际的夜幕，是想冲破黑暗的束缚，发狂的奔驰着，像是要吞没什么的在飞跃。

从火光中，已经可以模糊地看到一个又一个黑影在跳动。

白珠已经明白，天霸已经知道筹粮队正在运粮，命令捉红队，燃着火把，追击运粮队。

白珠向运粮队道：“同志们、乡亲们，捉红队正追我们，我们得三步为二步走，进山就是胜利。”她说得很坚定。

在运粮队前面执行领队和护送任务的县政府警卫班长胡尚，急匆匆的返回来对白珠说：“‘庶务长，你得赶快过河，我来掩护你。’”

“胡班长，你不指挥运粮队进山，跑到这里胡说些什么

呀。”白珠很生气的说着。

“庶务长，县政府需要你，县长需要你。”胡尚似是受了委屈的说着。

“蠢话，县政府就不需要你，县长就不需要你？”白珠毫不含糊地反驳。

捉红队不断地朝香水河方向射击，青蓝得火红的子弹，在天空流窜，枪声打破黎明前黑夜的肃静。

“庶务长，我说不过你，不管你怎么说都好，你得回去，我来掩护你。”胡尚一心只想把白珠推下火线，所以话说得也不含糊。

白珠认为，此举至关重要，为保证运粮队安全进山，一定要亲自上阵，把捉红队绳住。白珠坚定地说：“不要争了，你迅速过河，指挥运粮队进山。”

胡尚仍在迟疑，心里好像有什么结不解似的。站在原地发呆。

白珠是县政府的庶务长，胡尚是县政府的警卫班长，都是县长的直接受命，没有隶属关系，不过白珠是筹粮队队长，胡尚不是。

白珠看出胡尚心里好像有什么打算，不想听她指挥，便优闲而又坚定地说：“怎么啦，胡尚班长，不执行命令。”

“好吧！庶务长，你一定要回来。”胡尚说得还很亲切。

白珠眼看胡尚下河而去后，便迅速往河的上游跑，在岸边选择好地形之后，立即向靠近的捉红队射击。

白珠的枪法是相当好的，枪响之处，捉红队立即人倒火灭。

白珠使用的是德国造的二十响卜壳枪，县长又特地给她

一百二十发子弹，县政府所持手枪的人，一般仅有五、六发子弹，县长给她这样多的子弹，是很难得的。她一连打出二大盒子，一共四十发，她虽是一人，却大显枪威，打出千军万马的态势，她边跑边打，看准时机，拔出手榴弹，随着爆炸的巨响，硝烟弥漫，捉红队喊爹叫娘，血肉横飞，死伤累累，活着的似蚂蚁般在地上爬。

捉红队，原是天霸家的家丁，天霸家有一条规矩，不论谁家结婚，都得把新娘送给他“破红”，谁人敢于反抗，天霸就派家丁抓而杀之，故把天霸抓人的人，叫做捉红队。现在天霸的捉红队，已被海南绥靖公署挂上“万山县民众抗日自卫队”的銜头。

捉红队受到顽强阻击后，似是受伤的野兽，疯狂地向白珠围拢，枪声四起，密集的子弹似暴雨般倾盆而降，枪声、喊声伴随着香水河的流水声，汇成不知是使人听起来是痛苦还是快乐的交响曲，从朦朦胧胧的黑夜，一直炽烈地奏至东方发亮。

白珠虽然战斗机智勇敢，但寡不敌众，人孤弹尽，身陷囹圄。

四

椰林寨，绿椰林海，袅娜多姿，千姿百态，这寨子有一百多户人家，是六连岭山区最大的寨子。寨里房屋重重，瓦房叠叠，那瓦房四周的墙，都是用石头配以黄泥土砌成的，墙外面长期被雨淋日晒，泥土脱落，墙上长出一块一块的黑斑，虫蛀了屋椽，烟薰黑了墙，窗户蒙着一层层尘土，灰灰的，处

处显示出荒园废壁，蔓草苍苔的古老脸孔和衰败的样子。

寨子的西北角，是天家的屋宇，三院二堂，全是宫殿般建筑，小花园里亭阁鹤立，九曲长廊。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小朝廷。

天家大院，一连九间卧室房、客房、书房、库房（金银）兵器房、粮仓、子女、妻妾房……等这房子都是两房一厅结构，重重叠叠，远处看，就象一座宫殿，九间前后门，门门相对，垂直看去，又象一条墨黑的小巷。房屋的四周墙壁，都是用一尺长，半尺厚，四面都是经过琢磨得很光滑的花岗岩石干磊而成，密不透风，完全象一个又一个碉堡耸立着，而前墙的两个不很大的窗户，机械地往外张望，地地道道地演着枪眼的角色。那又高又厚的围墙，完全和古城墙一般，不仅使墙外的人无法冲进来，而围墙里的人，同样无法冲出去，无疑，围墙里的人，终究是殉葬品。

天家大院，如同一座大陵墓，加上门庭前的那几颗高大的古树，折干烂枝，黑淡阴森，使人看来，不由产生死魂灵般的恐怖感。

天家大院，当今又成为国民党万山县民众抗日中队部。周围深沟壁垒，明岗暗堡，刀枪林立，戒备森严。岗门口吊桥扬头伸臂，战壕里的枪眼，琳琅满目。

天家大院，经过一番精心导演，今天的场面，既有黩武精神，又排出一付好斗的架势。

白珠双手反绑着，被捉红队押进天家大院，她还没有进院门，立刻就闻到一股血腥味。

白珠身穿唐装小苍方格布衣，青黄色长裤，脚穿陈嘉庚布面胶鞋，头戴圆形八角帽，帽徽是用针线缝的一颗红五角

星，腰束印花布条，显得威武坚强，她步伐坚定的踏着“云路初阶，扬头直上石阶”。

石阶两旁，燃烧着熊熊烈火，捉红队刀枪并举，一片乱哄哄的叫喊声。

天霸一身丝织绸缎，穿着讲究，头上黑而渗白的发丝，卷曲蓬松似一个鸟窝，头发上抹有一层很厚的发油，油香扑鼻。他虽然经过一番精心的打扮，也难于弥补他那矮矮的身材，和长在驴脸上的那几颗麻子的缺陷。他两撇长得过度的髭须，直挺挺地翘起，两张嘴唇象是被烫着往里卷缩，两排牙齿就显得凸了出来，加大了他那张牙舞爪的凶相，尤其他那双眼睛，使人更加感到厌恶。一个黑圈，眼珠象龙虾眼珠的突出，常常鬼鬼祟祟地东张西望，不时闪动着残忍的、居心不良的、欺哄骗赖的种种勾当的神情，深沉而坚决叫人害怕，所以，这里的老百姓最恨他。

天霸站在石阶的顶端，和他并排站着的是海南绥靖公署特派员金刁，他全副戎装，带着白色手套，腰间横挂左轮手枪，身佩短剑，头戴青天白日徽军帽，近代军容，确有几分军人的气质。

天霸看着白珠，既激动又感慨，他清楚地知道，白珠是省立十三中学的校花，牡丹皇后，椰林寨压寨美人，她不仅年轻貌美，而且满腹文才。他独个思忖着：“在世事动荡的今天，如果占有她，那是先天有灵，祖宗得福，天某有幸。”他沉思片刻，一股喜悦的心情，立刻从他那对龙虾眼珠里飞射出来，自语道：“有了，讨其所好。”他的主意一定，就决心唱一出好戏。他看着捆得结结实实的白珠，立刻转向站着呆若木鸡的捉红队，满脸横肉抽搐，脸色白而发红，那对龙虾

眼睛发出一道道凶恶的黑光，大吼道：“是谁这样放肆？”

捉红队队长从梦，看势头不对，立刻向前一步说：“是一班长干的。”

天霸哈哈大笑，喊：“酒。”

一班长连跪带爬，苦苦哀求：“老爷饶命，老爷饶命。”

谁都知道，天霸哈哈大笑之后喊酒就是杀人。这时，捉红队副队长金大光，立刻把一班长拖到后院的沉尸洞，朝地上连放三枪，然后对一班长南谷说：“兄弟，你先躲一躲，尽管放心，保你没事，后会有朝。”

一班长双脚跪地，鞠躬说：“感谢大光哥救命之恩。”说后，一溜烟躲了起来。

枪响之后，天霸亲自为白珠松绳解绑，并说：“白小姐，你受惊了。”接着天霸向金刁动着手说：“金先生，替天某接待白小姐。”他扮的是至高主人的角色。

五

白珠的双手，经过长时间的捆绑，有些麻木，她坦然地伸开双手摆动着，心里暗想着：“天霸要的是啥花招，为什么杀有功之臣？”

金刁随着天霸的吩咐便向白珠说：“白小姐，请”

金刁既客套而又殷勤地向白珠说了请之后，便向从梦说：“从队长，带兄弟们去喝酒。”

从梦心里明白，这是特派员对他的嘉奖。

金刁陪着白珠并排地走着，站在门口的哨兵，持枪向他们敬礼。

金刁和白珠，一路踏着花岗石，追卟追卟地，似是双重唱，走向慈善堂。

这慈善堂，由于屋子大而觉得有些偏矮，故屋里有些阴暗，但大厅的布置和陈设，却处处表现出庄重而高贵，厅里四支大柱上，分别贴着东鲁孔夫子、西岐周文王、北海姜太公、南山钟进士的对子。正中挂二弟在黄浦军校时的照片，顶端横匾“天下为公”左右对联乃孙总理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正中摆一张雕刻得十分精致，巧夺天工的红木大座椅，椅的靠背雕刻着一对双龙含珠，栩栩如生。东西两旁排着二八一十六张同样的坐椅，不过这十六张要比中间那张小得许多。厅中间排着一张用油花里木做的大圆桌，围拢着圆桌的是八张圆凳，茶几都是靠着座椅摆在中间，再的就是前墙吊挂着四条行字屏条，是什么字，已经模糊无法看得清楚。

慈善堂的大厅，并不铺地毯，全是用雕刻有各种飞犬走兽的花岗岩石铺成，行走时，总是发出道德叭啦的响声。这间客厅，形象地把中国古老、阴暗、残忍、四分五裂……等等，包罗万象的综合症，全装在里面。

金刁陪着白珠到了慈善堂，便指着东边的坐椅说：“白小姐请坐。”尔后，他便在西岐周文王那边的坐椅上坐下。

白珠按金刁指着的方向，随便而坦然的在一张椅子上坐下，她双眼下垂，一种郁郁的端庄神气弥漫着她的整个姿态，生动地反映在她那脸庞的孩子似的柔和线条的美妙外形上。

金刁一双滚动的黑眼珠，犀利而敏捷地发现，坐在他面前的是一位丰姿健美，含情温暖的美人，金刁是一位风流公子，他暗地想着：“如果能获得这纯真的夜兰青香，胜过半生